



是质朴无华的澳洲农民，
还是声名显赫的贵族后
裔？过去的岁月如同一个
扑朔迷离的梦，而揭开身
世之谜的密码竟然隐藏
在一幅毕加索的签名画之
中……

*A Story Dreamt Long Ago :
a memoir*

毕加索密码

[澳]菲莉丝·麦克达夫 (Phyllis McDuff) 著 周鹰 译

汕头大学出版社



*A Story Dreamt Long Ago :
a memoir*

毕加索密码

[澳] 菲莉丝·麦克达夫 (Phyllis McDuff) 著

周 鹰 译

汕头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 I P) 数据

毕加索密码/(澳)麦克达夫著,周鹰译.—汕头:汕头大学出版社,2008.11

书名原文:A Story Dreamt Long Ago:a memoir

ISBN 978-7-81120-587-9

I. 毕… II. ①麦…②周… III. 长篇小说—澳大利亚—现代 IV. I611.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8) 第 166750 号



出品策划:

网 址:<http://www.xinhuabookstore.com>

毕加索密码

作 者:菲莉丝·麦克达夫

译 者:周 鹰

责任编辑:胡开祥 王其进

封面设计:李笑冰

出版发行:汕头大学出版社

广东省汕头市汕头大学内

经 销:四川新华文轩连锁股份有限公司

印 装:北京广益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889mm×1194mm 1/32

版 次:2008 年 12 月第 1 版

印 次:2008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25.00 元

ISBN 978-7-81120-587-9

责任技编:姚健燕

美术编辑:王 勇 叶 茂

邮 编:515063

电 话:0754-2903126

印 张:9.5

字 数:220 千字

发行/广州发行中心 通讯地址/广州市越秀区水荫路 56 号大院 3 栋 9A 邮编:510075

电话/020-37613848

版权所有,翻版必究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请与承印厂联系退换

作者手记

追寻“真相”的人注定要遭遇许多失望。真相往往是令人痛苦、让人不安或难以捉摸的。追求真相的过程让我们知道，我们可以参考的资料是多么匮乏，我们拥有的知识是多么脆弱。我们想寻找证据，揭开密码背后掩盖的真相，想得到确认，让自己不再飘荡，但别人提供给我们的，却往往是各种各样的解释和看法，以及“有益的”观点，将我们引向从未想到过会存在的方向。

我的探索与我的家庭有关，我探索的是一层层被感情掩盖的事实。疤痕组织扭曲了我得到的答案。这次探索跨越了被迷惑和误解歪曲了的文化界限。时间长廊里挤满了记忆，隐藏着线索。我奋力伸手，想抓回过去的“真相”，但我不能说取得了成功。

我把一条条线接起来，用它们缝制出一张百衲布斗篷，温暖自己。但许多线都是断的，许多个接口都粗糙不堪，边缘十分脆弱，似乎轻轻一拉就会被撕破，一阵冷风就会吹进来。我任何时候都可能听到一个幽灵般的低语声：“不，回去，你错了，你错过了一个立足点，它可以把你带向另一个方向。”

我相信母亲身上有坚强的一面，于是开始了对她的探索，决定去认识她的真实面目，理解她身上互相矛盾的东西。

母亲收藏的毕加索画很有象征意义——虚幻得令人难以置信，同时又直白得令人难以拒绝。它们有什么来历吗？怎么去鉴别它们？需要多少证据才能得到那个“已验证”的标签？

至于母亲在我整个童年时代给我讲的那些故事，怎样才能知道它们是真的呢？真相是否像彩虹一样五彩缤纷，随着不同角度射来的光线而变化 and 消失呢？

现在是收针的时候了。许多问题已经为那些模棱两可的“真相”蒙上了面纱。我只能和大家分享我的探索之旅，把那些与母亲有关的脆弱线索展现给大家。

序 章

那道旧屏风门拍打着关上了，然后又发出一声吱吱嘎嘎的叹息声，不再动弹，几乎把门严严实实地挡住了。25年来，家人无数次穿过那道门离家 and 回家，那条铰链也曾无数次气喘吁吁地谴责我们，现在，它终于放弃了自己的职责，好像也感觉到我们要走了，在抗议家人对它的抛弃。

我四处张望，想找块木头来把门抵住，让它保持开启状态，因为我们还在进进出出，搬运箱子、口袋，以及一包包孩提时代的宝贝，也不知道是从哪里翻出来的。还有些纪念品很难处理，让我们没法干净利索地和那座旧农舍说再见。

贝蒂娜，我的母亲，正在搬她的东西，离开那个她几乎生活了25年的农场。她已年届70，所以决定到一个不那么具有挑战性的地方去居住。尽管她智慧过人、举止优雅，但终究岁月不饶人，所以现在要搬到离我妹妹道恩更近的地方去住。

与我童年时见过的贝蒂娜相比，这个贝蒂娜更柔美，但仍然不可战胜。她个子娇小，瘦长结实，穿着褪色牛仔裤和红色格子衬衫，正忙个不停，不停地来回搬着东西。她那头浓密的灰色卷发剪得很短，多年的风吹日晒已经在她橄榄色的皮肤上刻下深深的皱纹——那是权威的象征。她身上散射出一道意志的光环。她有条不紊地下达着指令，那双黑眼睛炯

炯有神。我的角色是尽量别去指手画脚，所以，我小心翼翼地迈动着步子。我知道，母亲讨厌我妨碍她，所以我知道该如何保持距离。但她不可避免地又让我吃了一惊。

我们当时正在帮她把衣柜里和墙上的东西往外搬。墙上挂着照片、过时的日历和油画——仅剩的几件见证过母亲在欧洲生活的宝贝，还有两幅镶了画框的毕加索的画，是两幅素描，画上那个男人抱着一只绵羊。由于我在农场上生活过很长时间，所以一直以为那个男人是剪羊毛的工人。贝蒂娜曾告诉过我们，那两幅画是毕加索的作品，并说它们对她有着某种个人的、神秘的意义，与它们的艺术价值无关。但现在，她却好像把那两幅画给忘记了。

“这些怎么办？”我问她，“如果真的是毕加索的作品，肯定值不少钱。也许应该给它们买保险。你想怎样处理它们？”

她转身走开，漫不经心地说：“如果你喜欢，就把它拿去。”

“但它们是你的，你爱它们，你会想念它们的。”

“不会，”贝蒂娜回答说，“我已不再那么迷恋它们了。还记得吗，多年前，道恩结婚时，我就给了她两幅，你把这两幅拿去，你想怎么处理它们都行。”

我把画从墙上取下来，透过脏兮兮的玻璃去看画上的签名——毕加索——以及手写的日期：“1943.3.23”和“1943.9.26”。那年我差不多刚一岁，正在长牙，学走路，从鸡屁股底下偷鸡蛋，还和小狗玩。

第二天，我给母亲的律师打电话，请他记录一下：在母亲的一再坚持下，我把母亲的两幅画拿走了，我会把它们保存好，并去查清它们的来历和价值。在后来的几天里，妹妹和我把农舍打扫干净，帮助母亲在她的新家里安顿下来。新家在塔波利，离道恩家不远，我小的时候，我们都住在

塔波利。之后，我一直没再去多想那两幅画的事，直到我踏上开车回布里斯班的漫长旅程。

它们此刻就躺在我身后的后座上，让我想到一连串的问题。我一面开车，一面纳闷，母亲是怎样得到这两幅画的呢？我把它们看成是与我家“不相称”的宝贝。我们那个简陋的家里没什么其他艺术品。我又回想起那些画对母亲的意义，但我对此知之甚少。正如奥斯卡奖不仅仅是一尊黄铜塑像而已，这些画好像也与某些可能的成就有关，但母亲一直拒绝谈论这个问题。我认为这些问题的答案会很简单。我相信，有一系列符合逻辑的事情会把它们和贝蒂娜联系起来。生活是黑白分明的，对吗？你可以依赖事实，那些画的历史会被简单而容易地查清楚的。

我继续驱车前行，但那些问题却变得更复杂起来。在那些“事实”周围，已经聚集起了一团团云雾，“简单的历史”这个概念随之慢慢消逝，变得不可捉摸。我在记忆中搜寻，想确定是在什么时候第一次看到这两幅画的。是我结婚之前还是之后？是上世纪五十年代我从学校回家的时候吗？或者是母亲从许多次海外之旅回来时的某一次？

第一次看到它们时，我曾问过母亲那些画是从哪里来的，但没得到满意的答复。我已经习惯了这种状况，每当我问起她的过去时，都是如此。她讨厌我提出的问题，因此拒绝回答它们。

“这是什么？”我问。

“毕加索的画。”她回答。

“哪里来的？”

“奥托给的。”

“他什么时候给你的？”我知道，母亲生活中有两位叫奥托的人，一个是她哥哥，另一个是她的密友。和通常一样，我其实是想了解我们的澳

大利亚农场生活迥异的欧洲生活，我已经养成了那种习惯，殊不知，这个习惯在母亲和我之间引起了很大矛盾。她讨厌我提出的问题，拒绝回答它们，还骂我傻，因为我从不知道满足。我想，在那些日子里，我的问题可能只会让她烦躁和恼怒。

结果，我最后也不提问了。我接受了那些前后不连贯、让人迷惑不解的信息。我接受了贝蒂娜，并找到其他方式去了解我们家过去的经历。有为数不多的几次，我实在难以接受她的解释，就刨根问底，结果不是被她奚落，就是让她火冒三丈，而且不管哪种结果，我都不会有多大的收获，终于，我也失去了坚持问下去的勇气。很久之后我才认识到，她的逃避其实是一种防卫手段，是表面现象。

在我费力地探索我家奇怪家史的真相的时候，我还被看做“难以相处”的人。家庭树的许多枝丫都被“修剪掉”了。贝蒂娜有时会突然宣布说，一个大家都熟悉的亲属“不可能”和我家有什么关系，并且让我们别和那样的“疯子”保持联系。一月月，一年年过去之后，这种裂缝越来越大，变成了裂口。我也不知道是怎么回事。但有一件事是持续不变的。即使贝蒂娜什么时候决定宣布什么“正式信息”，那消息多半也是有偏见的、模棱两可的、不可信的。与她提到的人物有关的详细信息总是不停地变。我早就学会慎重对待这样的信息了。

到我自己长大成人并做了母亲之后，我应该算是成熟了，有自己分辨是非的能力了，但与母亲之间关系生硬的那些记忆却仍让我苦恼。她为什么不喜欢我向她提的那些问题，并且还奚落我呢？如果她诚实地回答我，就会暴露什么吗？

汽车后座上那两幅默不作声的画最终可以揭开她的一些秘密吗？它们可是实实在在的物体，真实可靠。而且，它们总有个出处。

目 录

作者手记

序 章

第一章 绝望的日子	001
第二章 最初的记忆	024
第三章 分 别	068
第四章 一起去仙境	086
第五章 门德尔庄园的生活	102
第六章 开始接受正规教育	124
第七章 旋风般的生活	135
第八章 丑小鸭短期执政	144
第九章 岁月逝去	183
第十章 与过去的联系	200
第十一章 初识萨拉·墨菲	218
第十二章 收集过去的碎片	226
第十三章 寻找解决办法	252
第十四章 大幕落下	270
第十五章 再 见	275

第一章

绝望的日子

为了理解我生活中最早发生的事情，我必须把许多不同的事情拼凑起来。我听到的故事会随着不同讲述者的观点分歧而变化。父亲和母亲各讲各的版本。贝蒂娜的姐姐玛丽安娜会主动补充一些我父母没有讲到的部分。玛丽安娜的孩子，也就是我的表兄弟姐妹，也会告诉我一些他们青少年时期亲眼目睹过的事情。露西，贝蒂娜的另一个姐姐，同样会告诉我一些小片段和小插曲，让母亲的故事更完整。露西姨妈去世之后，她的孩子们继续向我讲述有关母亲的故事。尽管他们叙述的方式很随意，但能听出他们心中的爱、遗憾和激情。他们时而柔声低语，时而愤怒尖叫，时而放声大笑，时而又低声啜泣。

这些故事还来自不同大陆的朋友和祖先，有些写在脆黄的纸条上，有些是作为羊皮纸文件被保存下来的。从童年直到中年，这些故事一直存在于我的生活之中，并将继续在我身边展开。没有一件事完全吻合，对每一件事都必须进行调整和加工，把它们变成借助上下文可以理解的事情。

一个寒冷冬日的傍晚，我出生在内地，准确地说，是伯克以西的希尔斯敦镇。我是在离家最近的护士站里出生的，是早产儿，出生时身体孱弱，相貌丑陋。那个醉醺醺的助产士劝母亲干脆不要给我喂奶，那样我就一定会死，母亲也可以为自己省去不少麻烦。

同一天，在同一个产房里，一个惊恐万分的土著女孩好不容易产下了一个身体健壮、皮肤像蜂蜜颜色的小男孩。孩子生下来之后，女孩疲惫得抱不住婴儿，奶水也很少，根本无法喂养孩子。

随着漫漫长夜的降临，助产士慢慢醉得不省人事。母亲知道，如果让我有任何活下来的希望，她就必须一直醒着，每两个小时给我喂一次奶。她一边刺激我吮吸乳头，一边听着那个愤怒、饥饿的土著男孩以尖厉的哭声向世人发泄自己受到的挫折，心里不停地祈祷那位年轻母亲能动一动。每过去一个小时，母亲就虚弱一分，她已精疲力竭，心中充满恐惧。而且，由于奶水太多，乳房胀痛得越来越厉害。

贝蒂娜已接近精神错乱状态，生怕自己的身体不能很快从难产中恢复过来，因为如果那样的话，她就会被送到正规医院去。这可能引发对她的来历的调查，她的身份就会暴露，她就会被当成异己分子拘留起来。报纸上有许多关于已定居很久的德国和意大利农夫的报道，说他们都已经被拘留了起来，家人们都悲痛不已。而且由于没有农夫们辛勤的劳作，农田也荒芜了。

母亲用渴望的眼神盯着那个精力充沛的小土著男孩。她喜欢他表现出的武士般的愤怒，喜欢他胖乎乎的四肢，以及他那被泪水湿透的柔软光亮的睫毛。她把婴儿抱起来，给他喂奶，直到婴儿吃饱肚子，安然入睡。小男孩让我母亲又振作起来，给了她继续喂养我的力量。

第二天过去了。助产士已经恢复到能为我们提供一些最起码的食物的程度,但却不能提供真正的医疗服务。那个土著女孩终于可以动了,但仍然不能喂养自己的孩子。也许她喜欢我的样子。与她那个健壮的新生儿子相比,我是那么小,那么安静。所以,护士不在的时候,母亲就把我塞到那个女孩身边,而她自己则再次给那个精力充沛的小男孩喂奶。

那个土著母亲把我抱起来,非常耐心地给我喂奶。她好像知道我需要不停地吃奶,并且要一滴一滴地吃。为了让自己保持清醒,她轻轻地唱起他们部落的歌来,是他们狂欢会上唱的歌,非常非常古老的灵歌。在那些日夜混淆的日子里,她的歌声伴随我活了下来,并让我母亲能好好睡觉。每隔四个小时,那个蜂蜜男孩的号角就要吹响,把我们从梦中惊醒,我母亲立即慷慨地让他饱餐一顿。

日子就这样一天天过去,直到父亲来接我和母亲回家。蜂蜜男孩和他的小妈妈当时离开了,躲到后阳台的暗影中去了。护士这时已经从恍惚状态中醒来,她给我称了体重,两磅多一点(1公斤),然后她在一个鞋盒子里放上一些药棉,把我放进去,打发我回家,让我听天由命去了。

我的家就是一间粗糙的木屋、一间牧羊人的茅屋、泥土地板和一个开放式的壁炉。干旱很严重,我父亲当时是比姆比尔放牧点的管理员,负责让牛羊靠最后剩下的灌木丛维持生命。从农庄到那个放牧点得骑两天马。

与我母亲在希特勒的部队入侵奥地利之前所过的优雅生活相比,所有这一切简直是天上地下。外祖父名叫弗里茨·门德尔,是个富裕的商人,一个著名的维也纳糕点公司的老板,还拥有数不清的乡间地产、价值不菲的艺术收藏品,以及一些得过冠军的纯种马。他为家人在维

也纳设计了一个富丽堂皇的家和许多花园,名叫门德尔庄园。我母亲是在切尔滕纳姆女子学院接受的教育,这是英国的一个高级寄宿学校。放假的时候,母亲就去欧洲的大城市度假。回到维也纳的家中之后,母亲有出席不完的音乐会、舞会、晚会,还要参加网球比赛。她最崇尚马术,已快成为著名的女骑手。她有两个姐姐,玛丽安娜和露西,还有两个哥哥,奥托和弗里茨。

在母亲十几岁的时候,这种田园诗般的家庭生活开始崩溃。首先,她19岁时,外祖母埃米莉患癌症去世。多年的辛勤工作把外祖父的身体也累垮了,他心力衰竭,仅仅两年后,他也去世了。接下来,哥哥弗里茨在一次滑雪事故中丧生。1931年,年仅21岁的母亲便担当起管理外祖父的糕点公司和门德尔家族庞大财富的重任。

与此同时,希特勒开始掌权。贝蒂娜是奥地利总理舒施尼格的忠实拥护者,公开支持他的反纳粹政策。她是个著名的骑手,而且,她的马也很有名气。1936年,她被选去参加在柏林举行的奥运会赛马项目。但她拒绝了,理由是“不喜欢希特勒第三帝国的政策”。她最重要的赛马叫布布鲁,是在匈牙利繁殖的,是92场赛马比赛冠军得主的良驹金切姆的独生马驹。但事实证明,这匹马生性倔强,很不可靠,不适合用做赛马。不过,这种血统的马驹是无可替代的。贝蒂娜爱上了布布鲁,征得国家的许可之后,她才将布布鲁带过匈牙利国境线,运回奥地利。他们在门德尔庄园的花园中为布布鲁特地修了一个马厩,让这匹小母马过上了奢华的生活。马夫就睡在马儿身边,为了鼓励她进食,还让一只雪白的宠物兔坐在食槽上。1938年11月,在残酷的碎玻璃之夜(Kristallnacht,纳粹于1938年11月9至10日在德国和奥地利实行的对犹太人的集体迫害),奥地利

纳粹横冲直撞，疯狂破坏和洗劫犹太人的房屋和店铺，布布鲁和马夫永远消失了。我记得母亲告诉我说，她很为那只宠物兔担心——这是她允许自己提到的唯一一次担心。

贝蒂娜还描述了发生在门德尔家族在乡间的另一处地产——维赫的马厩里的事。她说这事的时候好像在瑟瑟发抖。德军司令开着卡车来拉那些马，他命令年仅14岁的马夫男孩把马赶到院子里。男孩说，没有贝蒂娜小姐的明确指示，他不能改变自己的日常事务。司令拔出手枪，当场就把男孩打死了。难道这是对贝蒂娜勇敢拒绝参加1936年柏林奥运会的报复吗？或者还蕴藏着更大的危险？

纳粹德国吞并奥地利之后不久，纳粹暴徒们就开始围捕他们知道的每一个曾经反对过他们的人，开始了希特勒的“最后解决”（指德国第三帝国时期纳粹党对犹太人的集体屠杀方案）。1938年3月12日，母亲在最后一刻逃离维也纳。仅仅几个小时之后，希特勒的冲锋队员就进了城。奥地利被吞并，她得以死里逃生。但门德尔家族的所有资产都被纳粹没收了。

根据母亲的叙述，她是先到瑞士，然后于1939年途经新西兰到达悉尼，当时身上剩下的唯一财产是一张皱巴巴的5英镑钞票，是她在大衣口袋里发现的。这远远不够支付非英国移民所需的40英镑“上岸费”。她唯一的选择是在下船后24小时内出具一份由担保人提供的对她身份的书面担保。那时，澳大利亚和新西兰都在和纳粹德国打仗，奥地利被德国吞并之后，也成了他们的敌对国。因此，贝蒂娜现在也被看成了敌对异己分子，很可能被拘留，甚至有被送回奥地利的危险，以及面临其他未知的厄运。尽管姐姐玛丽安娜已经在悉尼定居一段时间了，母亲却不敢暴露姐

姐的身份,生怕她也会面临被拘留的威胁。由于没有其他更好的办法,母亲只好到圣玛丽大教堂去忏悔。忏悔结束之后,她把担保人文件从格子窗里递进去,请神父帮忙签署一下。刚开始时,神父拒绝了,声称不认识我母亲,因为她不是定期去教堂的教区居民。母亲说服神父应该信任她。随后,他们一起讨论了上帝的本性和信任的问题,以及教堂有义务保护教徒,应该富有同情心等。最后,那个年轻的神父终于在担保书上签了字。贝蒂娜得以在规定的时间内把担保文件交给了权力机构,延长了暂时合法逗留的时间,避免了被立即拘留起来的厄运。

玛丽安娜和她丈夫曾想方设法带了一些钱到澳大利亚,并在莫斯曼买了座房子。房子不大,急需翻新,但贝蒂娜还是搬去和他们一起住。危机刚一过去,贝蒂娜就知道,她必须找到自己的出路。她不能忍受一直依靠姐姐,所以就去当佣人。这的确有些荒唐,因为她根本就不会料理家务。她在一次面试的时候,被雇主认出来了,因为他们也是奥地利人,只不过更及时地逃离了自己的祖国。母亲的境遇让他们大为惊讶。他们主动给母亲倒茶,还愉快地聊起奥地利和她的家人。离开的时候,贝蒂娜感觉恶心。她饥肠辘辘,身无分文,只想找到一份工作,不需要这种令人感伤的社交喜剧。于是,她动身前往新南威尔士州,参加了许多个国家放牧点的招聘,并凭她娴熟的骑马技术在放牧点恶劣的环境中生存下来。她不敢在任何一个地方逗留太久,哪怕是与家人再少的联系,也可能轻而易举地暴露她的身份。无论是在邮局里的信封上,还是在遥远的放牧点村落,“贝蒂娜·门德尔”这个名字都可能引起别人的怀疑。她那带奥地利口音的英语也让她面临着很大的考验。所以,她只好不停地换地方,努力学习丛林谋生知识和技能,试图自食其力,让自己融入周围的环境中去。

她后来还根据这些经历编织出了许多欢闹的故事，只有一次承认过，那段日子里，她过得很艰难。叙述过程中，她迟疑地插了一句：“我干不下那活，太难了，我不够强壮……”她把自己的幽默当成一面盾牌，用令人愉快的嘲讽描述那些痛苦的场景。

她在一座很偏僻的农庄当佣人的时候，有一次主人让她帮助孩子们做好准备，迎接圣诞老人的到来。母亲先把小女孩们的头发洗干净，然后用卷发器细心地卷成小卷，以便让那些小卷披散在女孩们的肩上。这个过程是在阳台上进行的，12月的骄阳把铁皮屋顶烤得滚烫。为了让孩子们在这个乏味的准备过程中开心一些，母亲给她们讲起了自己小时候过的白色圣诞节，以及在烛光下举行的种种基督教仪式。她问孩子们知道哪些圣诞节的庆祝活动。“嗯，”那个7岁的女孩快嘴快舌地说，“我们收到一堆堆的礼物！”“但你知道是为什么吗？”贝蒂娜问，“你知道我们在庆祝什么吗？”没人回答。最后她又问：“你们知道耶稣基督的故事吗？”两张小嘴张得老大，两双眼睛都责备地怒视着她。小姐姐警告地嘘了一声，说：“贝蒂！妈妈只在非常生气的时候才说这句话！”

刚到那里时，我母亲一直没去过农庄里那个小小的后门廊，因为每次她一走近，就会听到一个沙哑刺耳的声音说：“滚开！”好几个星期过去了，她认为可能是家里一个坏脾气的老人在说话。但好奇心最终还是占了上风。工作稳定下来之后，她决定悄悄去看一下那个神秘的人。但无论她多么小心，只要一溜过那个转角，她就会被发现，就会听到一个可恶的声音“滚开！”她不寻常的举动被老板娘发现了，老板娘决定跟踪她。一个漆黑的夜晚，两人都出动了，结果在黑暗中撞到一起。两个女人都惊叫起来，把那只年迈的白色美冠鹦鹉吵醒了，它立即尖叫起来：“滚开，滚开！”